

# 活下去，

并且要记住

ЖИВИ И ПОМНИ

〔俄〕瓦·拉斯普金 著

吟馨 慧梅 译

活下去，

并且要记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俄)拉斯普京(В. Распутин)著;  
吟馨,慧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

书名原文:Живи и помни

ISBN 7-5327-3234-7

I. 活... II. ①拉... ②吟... ③慧... III. 长篇  
小说-俄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5336号

Распутин Валентин

ЖИВИ И ПОМНИ

本书根据 Волго-Вятское КН изд-во 1985 年版译出  
简体字中文本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09-2003-434

##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俄]瓦·拉斯普京 著

吟馨 慧梅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94,000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3234-7/I·1884

定价:1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瓦** 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  
(1937— )，俄罗斯作家。生于西伯利亚。大学毕业后担任报社编辑。196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7年他的成名作《为玛丽娅借钱》问世，1974年发表长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获1997年苏联国家奖金。此外，《最后的期限》(1970)、《别了，马焦拉》(1976)等作品也曾引起评论界的普遍关注。1985年出版的小说《火灾》于次年再次荣获苏联国家奖金，从而确立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享誉世界文坛。



责任编辑：吴健平  
封面设计：许 晶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 1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1945年年初的冬天，这一带气候不太冷。不过到了主显节，严寒还是占了上风，温度照例下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经过一星期的天寒地冻之后，霜花从树木上掉落，树林完全失去了生气，满地的雪踩上去喀嚓喀嚓直响，松散得好似细砂，空气变得如此的凛冽，仿佛一碰就要碎裂似的，早晨往往连喘气也感到困难。但接着就回暖了一次，后来又回暖了一次，于是在空旷的地方，雪面上很早就结起了一层坚硬的冰凌。

在这严寒的日子里，安加拉河畔古西科夫家下坡的菜园子内靠近河边的澡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米赫伊奇·古西科夫的一把精制老货木工斧头不见了。他家历来凡是有东西生怕外人看到，总是藏在炉子边一块没有钉死的地板底下。古西科夫老头清楚地记得，头天他用这把斧头刹过烟草后，仍把它藏回到了那里。可第二天发现斧头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无影无踪。米赫伊奇在澡堂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索了一遍，结果发现失窃的原来还不仅是一把斧头，有人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竟从搁板上顺手牵羊拿走了整整一半自种烟叶，而且还贪得无厌地带走了搁在更衣室里的猎用旧滑雪板。这下古西科夫老头可明白了：小偷是外地来的，他的斧头再也没有指望找到了，因为本村的人何必拿走滑雪板呢。

纳斯焦娜得悉失窃的消息时已是晚上，收工以后。米赫伊奇一整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叫他上哪里再弄这样一把斧头呢？什么样的斧头也弄不到，何况这样一把，它像小玩意儿一样，又轻，又锋利，正合手。纳斯焦娜听见公公大发雷霆，没精打采地想：为了一件铁器，就值得那么心痛吗，其实家里早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只是等到纳斯焦娜躺到床上，舒展的身子在昏昏入睡之前感到微微酸痛的时候，她的心头才猛地一震，忽然想到：如果是外人，怎么会想到看看地板底下有什么东西呢？她差一点被这无意中偶然想到的

念头憋得喘不过气来，睡意立即烟消云散，于是她睁大眼睛在黑暗中躺了很久，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向谁暴露了自己这可怕的猜测。她时而把这猜测从自己头脑中驱赶掉，时而又把它的纤细的、断断续续的头绪重新收回来。

这一夜纳斯焦娜没有睡好，早上，天蒙蒙亮，她就决定亲自去澡堂看看。她不走那条在雪地里踏出来的通过牛棧栏的小路，而是穿过村里的一条冷僻的小巷，往下走到安加拉河边，再向右一拐，就望见了耸立在峭岸上木栅后面的澡堂屋顶。纳斯焦娜在峭岸下站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踏着结冰的台级，登上峭岸，为了免得栅栏门嘎嘎作响，她从围栅上爬了过去。她不敢马上走进澡堂，在门前踌躇了好一会，这才伸出手去，轻轻地拉那扇矮门。可是门给冻牢了，纳斯焦娜用尽力气才拉了开来。这就是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有人。澡堂里很暗，一扇开向安加拉河的朝西的小窗子里刚刚开始出现暗淡微弱的晨光。纳斯焦娜在窗旁的墙边凳上坐下来，像野兽一般凭灵敏的嗅觉拚命嗅澡堂的空气，希望能闻到一些新出现的、生疏的、然而却是她当年闻惯了的气味，可是除了冻结的霉烂物所发出的有点刺鼻的辛辣味之外，其他什么也嗅不到。“我这傻瓜，尽胡思乱想，”她责备自己，于是站了起来，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想在这里发现些什么。

这天白天，纳斯焦娜把麦秸从打谷场运往集体农庄的院子里去时，每次走下山坡，就像着了魔似的，必定要向澡堂方向望望。她很恼火，想制止自己这样做，但是眼睛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盯住棱角突兀的昏黑的澡堂。麦秸得用铁叉从雪底下挖出来，再抛到雪橇上去。运过三趟以后，干任何活儿都能耐劳的纳斯焦娜就已疲惫不堪，难以支撑了。昨晚失眠显然对这也有影响。所以到了晚上，纳斯焦娜一吃完饭，人就像死了一样瘫倒在床上。也不知是夜里做梦得到了启示，睡了一觉又忘了呢，还是醒后才想出来的主意，总之，她醒来后，已经明确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她在粮仓里挑了一只最大的圆面包，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起来，悄悄地拿到澡堂里，放在劈对澡堂门的墙边凳上。她在澡堂里又坐了一会儿，掂量一下自己神志是否清醒，然后像祝祷似的悄悄叹口

气，掩上门，走了。

此后接连两个早晨，纳斯焦娜都去澡堂察看，谁也没有来碰过这只圆面包。于是她又换了一只刚烤出来的，仍旧放在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有一种使人不得安宁的、摆脱不掉的紧张心情迫使她继续去探索斧头的下落。外人是可能猜到地板底下有一个秘密所在的。瞧，那块地板同其他的地板紧紧地排在一起，严严实实，就是上面跳舞也不会松动。或许这秘密被某个人偷看了去？面包，面包应该揭示出这个人是谁，要抵挡面包的诱惑可不容易。

又过了两天，圆面包失踪了。纳斯焦娜发现圆面包已不在原处，大吃一惊。她呻吟着，瘫坐到墙边凳上，摇头叹息说：不，不可能。这不可能！大概是公公或者婆婆来过，看见这里有一只圆面包，就带回家去了。这就是全部答案。纳斯焦娜扑通一声跪到地板上，瞧，地上有面包屑。不，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而是另一个人。在炉子的冷却了的灰烬里，纳斯焦娜掏到了一个烟蒂。

从这一刻开始，她似乎神不守舍了，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接下去会怎么样？她料理好家务，到集体农庄去干活时，在人前虽能保持常态，但暗地里却不时四面惊顾，害怕身旁的每一个声音。她既然连在等什么弄不清楚，自然就没耐心再等下去了。于是到了星期六，她就打起洗澡的主意来。谢苗诺芙娜说天气太冷，劝她作罢。可是纳斯焦娜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水由她来拎，炉子由她来生，他们公婆二人只要等着洗澡。

其实洗澡的准备工作她很快就可做完，活儿并不繁重；但她故意拖拖拉拉。她劈松木柴时，搀了一半不易燃烧的桦木柴进去，炉子也比往常生得迟些。这一天很冷——严寒还刚刚开始缓和一些，——不过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纳斯焦娜每次从安加拉河畔拎了水走上岸来时，都不由得要望望烟囱里的烟。桦木烧出来的黑烟，由于没有风而形成一根笔直的柱子，直往高空冒，老远都望得见。她烧了满满一大桶水，超过了需要量，洗净了地板和蒸浴床，然后略微堵上了烟道，这时已经暮色沉沉，她才去叫两位老人家，没忘记关照他们随身带些煤油去点灯。



她仿佛是在梦中，几乎是在摸索着走动，既不觉得紧张，也不感到一天工作的疲劳，然而一切都按计划做得一步不差。等两位老人家洗毕，她就收拾好内衣准备去洗澡。谢苗诺芙娜问她和谁一起去洗，她撒谎说和纳季卡一起去。往常纳斯焦娜总是约个女邻居共浴，免得望着自己赤裸裸的日益憔悴的身子感到伤心而泪水盈眶。但是今天她可不能带女伴。天还没有黑透，所以没有星光，纳斯焦娜摸黑来到澡堂，用破布从室内把小窗遮起来，然后脱掉衣服，草草地冲洗了一下，因为她所预测的那个时刻很可能过一会儿就要来到。

洗完澡，纳斯焦娜回到家里，在灯下对着镜子梳好头发，然后对两位老人家说，她要到纳季卡那里去坐一会儿，她装作的确和她一起洗过澡的样子。纳斯焦娜真的顺路到纳季卡那里去了一下，但是没有待多久，而且也没有任何事要找她，只是为了露露面。然后赶紧回到澡堂。她偷偷摸摸地走到门边，生怕来迟了一步。她先倾听一下里边有没有人，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澡堂还没有冷却，为了不让自己出汗，纳斯焦娜在门坎上坐下来。如果有人来了，她可以及时站起来避开，而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待。

从村子里传来最后的微弱的人声、狗吠声，然后一切都静息下来。安加拉河上偶尔传来冰面开裂的响声。澡堂呼呼地吐着汽，逐渐冷却下来。纳斯焦娜坐在一片黑暗里，只能勉强辨认出小窗。她呆然不动地坐着，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动物。独自一个人深更半夜能在这儿干啥呢？她试图思考些什么，回忆些什么，可是办不到。本来生活在人们中间很容易办到的事，一个人在这里就休想办到了。

夜深了，门缝里吹进来的风越来越大，她只得移坐到墙边凳上去。

看来她还是打了个盹，因为她竟没有听见脚步声。门突然打开，有什么东西从她身边擦过，沙沙响着钻进了澡堂。纳斯焦娜给惊醒了，跳了起来。

“天哪！是谁，谁？”她大叫一声，吓得发呆了。

一个庞大的黑影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扑向纳斯焦娜。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村里的狗喧嚷了一阵子，就安静下来。

## 2

阿塔曼村位在安加拉河的右岸，总共只有三十户人家，算不上一个村庄，只是个小小的居民点而已。这村子尽管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sup>①</sup>，却是孤守僻处，而且从战前开始就已逐渐萧条，如今已有五家农舍——都是牢固的木房，而不是破旧的棚屋——窗子钉死，人去屋空了。为什么许多村子在战时都人丁稀少，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全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可是人们，尤其是未及置备产业的那些年轻人，从阿塔曼村迁走却要推至更早的年代。他们被较兴旺的大村镇吸引过去，那里有发展的前途，而阿塔曼村却没有。这村子当年孤零零地建立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离开同岸最近的卡尔达村——也就是阿塔曼村所属的村苏维埃所在地——有二十多俄里<sup>②</sup>之遥。的确，安加拉河对岸的雷布纳亚村离阿塔曼村比较近些，可是雷布纳亚村总是与它下游的邻村保持联系，那里有村苏维埃，有商店，有首长，区中心也在那个方向，人们凡是有什么事要办，都到那里去，难得渡河到阿塔曼村来。阿塔曼村旁虽有带着种种消息的轮船噗噗驶过，可是有好多消息却从这个孤零零、灰溜溜地矗立在河岸上的村子旁边绕过去了。就连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也是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的。

然而必须指出，这个村子的命运并非一向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阿塔曼这个村名是从另一个比它更响亮更吓人的名称——土匪村变来的。很久以前，这里的男人喜欢从事一种进账不多、但有利可图的行当：拦路抢劫来自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位置对于干这种行当太方便不过了：山岭延伸到这里，几乎与安加拉河紧紧相连，过路人即使想从一旁绕过村子也无路可走。不论愿意不愿意，非走到村道上来不可。于是这伙亡命之徒就在河边最狭窄的地段守候着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名声就此永远留传下来。本来口头上流传的“土匪村”

① “阿塔曼”在俄文里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② 1俄里等于1.06公里。

这个名称被搬上了公文,但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前,乡公所里就有人觉得这名称不成体统,把它改成了“阿塔曼村”——既保留了村名原来的意义,听起来又不那么刺耳。可是这一带的人不知为什么不同意这样改名。过了许多年,直到今天,卡尔达、雷布纳亚和其他村里的老头儿们还不约而同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全村人都当土匪,却想把责任推到一个头目身上。不行,办不到。”

命运把纳斯焦娜从上安加拉河带到了阿塔曼村。在饥馑的 1933 年,十六岁的纳斯焦娜在伊尔库茨克近郊的家乡埋葬了母亲之后,为了活命,带着八岁的小妹妹卡季卡去安加拉河下游流浪,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穷人境况要好些。她俩的父亲死得更早,还是在成立集体农庄的动荡的第一年就中冷枪死了,据说是做了替死鬼,原来要打死的是另一个人;至于是谁开的枪,始终没有查出来。就这样,两个女孩成了孤儿。整个夏天,纳斯焦娜和卡季卡辗转于各个村子,这儿挣一口饭,那儿讨一些施舍,——那是人们看在幼小可爱的卡季卡分上才给的。要不是有卡季卡,纳斯焦娜恐怕早就没命了。纳斯焦娜身体单薄得像一个影子:又长又瘦,手、脚和脑袋全都长得怪模怪样,而且脸上堆满了愁云。她代替母亲照顾着卡季卡。只是为了卡季卡,她才勉强支撑着,给人扛活,乞讨一口面包。

将近秋天的时候,姐妹俩好容易来到留季纳村,纳斯焦娜记得这儿住着她的姑妈。姑妈絮絮叨叨地埋怨了一阵,但还是收留了两个女孩。纳斯焦娜将息一番以后,就上集体农庄劳动,卡季卡则被送去上学。这时候日子开始好过一些:菜园能长出蔬菜了,庄稼熟了。饥饿这种病,只要有吃的东西,要治好它并不难。入冬前,纳斯焦娜就已渐渐恢复元气。第二年是个了不起的丰收年,在这种年成还吃不饱的话,那真是说不过去了。纳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渐渐消失了,身体丰满了,面颊上泛起红晕,眼睛有神了。不久前的丑丫头出挑成一个标致的大姑娘。两年后,安德烈·古西科夫就在留季纳村遇上了她。安德烈虽说是个外乡人,却是个机灵、神气的小伙子,他是划着木筏到这个村子附近的蓄油池来运取燃料的。他俩很快就谈成功了。纳斯焦娜在姑妈家做

帮工,过厌了弯腰曲背、为人作嫁的日子,这也是促使她答应下来的一个原因。安德烈把一桶桶燃料送到机器拖拉机站后,一刻也不耽误,立即坐轮船赶回,把纳斯焦娜带到自己的阿塔曼村去了。

纳斯焦娜急着嫁人,就像跳水一样迅速,不加过多的考虑。反正早晚总要嫁的,很少有人能绕过这一关,那又何必拖延呢?至于在异乡的新家庭里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没有很好地想过。结果,她从姑妈家的帮工变成了新家的帮工,只是换了一个家,家业大一些,要求更严厉些。古西科夫家饲养着两头母牛,还有绵羊、猪、家禽,一所大房子里只住三个人,纳斯焦娜住进来,才是第四个人。一家的重担立刻全都落到她肩上。谢苗诺芙娜早就盼着媳妇进门,好让自己老来享享清福,等到盼着了这一天,她却生了一场重病,两腿浮肿得厉害,行动困难,走路摇摇晃晃,像一只鸭子。可是这个家谢苗诺芙娜仍旧要当,家庭这个舵她已掌了一辈子,现在由另一双手来掌,她就看着不顺眼,觉得那双手既笨拙又懒惰,而这无非是因为那双手不是她自己的。她的性格实在是算不得温存:有时发起脾气来,不容对方辩解,有时恶狠狠地把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只有纳斯焦娜那样忍耐力强的人,才能同她顶撞,跟她闹翻。纳斯焦娜通常总是默不作声。她这种本领还是在她乞讨度日的那年夏天学会的,那时候,她带着卡季卡走遍了安加拉河畔的村子,任何人都可以无缘无故地骂她。当然,如果她是本地人,是阿塔曼村人,娘家就住在这里,遇事有人出来保护她,不让她受欺侮,那么婆家对她的态度也就不敢这样。但她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不知从哪里来,带来的嫁妆只有随身穿的一件旧连衫裙,为了出去见人,穿的戴的还得由婆家给她张罗,这就是谢苗诺芙娜心中对媳妇根深蒂固的成见,每当她心头痛火时这种成见就给她火上加油。

不过,一年年下来,谢苗诺芙娜对纳斯焦娜逐渐习惯起来,埋怨的话越来越少了。她承认媳妇脾气随和,干活勤快。纳斯焦娜不但不耽误集体农庄的活儿,而且几乎把全部家务都包了下来。男人们只消准备木柴和储存干草。如果屋顶塌下来,自然也由他们去撑,至于到安加拉河边去拎水或者洗刷畜栏之类,则被认为是有失男人体面而不光彩的事。谢苗诺芙娜的病腿走不远,纳斯焦娜则忙得团团转,她已经成了

家里不可缺少的人，因此婆婆也不得不软下心来。只有一件事，她不肯原谅纳斯焦娜，那就是她没有生孩子。她倒并没有责怪媳妇，因为她知道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痛的伤疤。但这件事她总是耿耿于怀，尤其因为她和米赫伊奇只剩下了安德烈一个孩子，既是老大，也是老二，又是老三，因为在他前面出世的两个女孩都没有活下来。

也正是因为不育，纳斯焦娜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她从童年时代就听说：肚子里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算不得完整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纳斯焦娜没有料到自己会得这个毛病，轻率地嫁了人。虽然她婚前就知道做女人的出嫁后过的是什么日子，但仍为自己生活中这一巨大的转折感到高兴，直到过后才有点惋惜自己的处女时期太短暂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安德烈一度和她相亲相爱，称她为心肝。最初他们根本不考虑生孩子的事，两人只是形影不离，享受着亲密无间的乐趣，这样也就心满意足了。孩子甚至会妨碍这幸福。可是到了后来，渐渐地，悄悄地，由于唯恐破坏了自古以来的家规，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惶恐的心情。起初他们要避免的和为之担心的事，现在却开始期待着它了：会不会有呢？几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期待发展成焦虑，进而又变为恐惧。只一年光景，安德烈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吹毛求疵，粗声粗气，无缘无故就张口骂人，到后来索性学会了挥舞拳头。纳斯焦娜逆来顺受着，因为按俄罗斯人的风俗，女人一生中只有一次安排自己命运的机会，以后就得忍受临到头上的一切。况且纳斯焦娜认为这事应当归咎于她这方面。只有一次，安德烈在责备她时说了些实在不堪入耳的话，她才忍无可忍地回答说：他们两人当中，还不知原因在谁身上，——是她还是他，因为她还没有同别的男人试过。安德烈气得把她打了个半死。

到了战前最后一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倒比较和睦了，似乎两人又重新开始相互习惯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摸清楚了彼此的脾性，因此便屈服于一条古老的规律：做了夫妻，就得活下去。纳斯焦娜从安德烈那里得到的温存照例不多，不过他瞎胡闹的次数也显著地减少了。纳斯焦娜对此已很高兴，她想，两人都还年轻，迟早总会有个结果的。要不是发生了战争，大概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可是战争开始了，多少希望

都成了泡影，岂止这一种呢。

开战没几天，安德烈就应征入伍。纳斯焦娜伤心痛哭，哭了一阵，平静下来了。遭此不幸的不是她一人，别的女人还得抚养孩子，比她更惨。出嫁以来的这些年里，她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自己未曾生育而感到欣慰。她其实不该抱怨命运，命运为她作出的安排很合理，命运早就预见到现在落到人们头上的灾难，所以预先安排好让她单独一个人熬受这次灾难。以后好日子来临，再生孩子也为时不晚。但愿安德烈能回来就好了。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她全靠这一指望活着，在前途未卜的可怕年月里，她始终存着这一指望。

安德烈打仗一直很顺利，但到1944年夏天，突然失踪了。过了两个月之后，才收到他从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寄来一封信，说是受了伤，伤愈后，会让他回家待几天的。纳斯焦娜起初打算到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但看到这句话，就打消了前去的念头。既然会让他回家，那最好在家里团圆——这就是他们两人本来的打算。但是安德烈估计错误了，深秋时节，他写来一封短信抱怨说：不行了，回家没指望了，医院要他出院，但是他得立刻返回前线。

于是又杳无音信了。

在圣诞节前，村苏维埃主席科诺瓦洛夫和麻脸的地段民警布尔达克（人们背后称他为“霸道客”）突然从卡尔达村驾临阿塔曼村。他们在安加拉河边调转马头，直奔古西科夫家。纳斯焦娜不在家。

“你们的儿子有什么消息吗？”布尔达克像审讯似的厉声问米赫伊奇。

米赫伊奇把安德烈最后两封信给他看。布尔达克看了信，又让科诺瓦洛夫看了，然后藏进自己的衣袋里。

“他没有再来信吗？”

“没有，”惊慌失措的米赫伊奇终于醒悟过来。“他怎么啦？他在哪儿？”

“我们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他在哪里？你们的安德烈·古西科夫下落不明。如果他告诉你们在哪里，你们就通知我们。明白吗？”

“明白了。”

米赫伊奇什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谢苗诺芙娜和纳斯焦娜也不明白。

可是在主显节的严寒日子里,古西科夫家澡堂地板底下秘洞中的一把斧头失踪了。

### 3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一双粗糙有力的手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按回到墙边凳上。由于疼痛和恐惧,纳斯焦娜呻吟起来。那人的嗓音嘶哑而难听,但腔调还是依旧,纳斯焦娜听出来是他。

“是你,安德烈?!天哪!你从哪里来?!”

“从那儿。别作声。你跟人讲起过我在这儿吗?”

“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她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从遮掩住的小窗角落里透进的微光中,只看见眼前有一个蓬蓬松松、模模糊糊的庞大的黑影。他胸膛一起一伏,不时地大声透气,仿佛刚刚吃力地奔跑过一阵。纳斯焦娜觉得她自己也喘不过气来,因为尽管她有预感,但这次会面毕竟来得太突然,而且会面后的最初几分钟、最初几句话就显得鬼鬼祟祟,让人提心吊胆。

他终于放开了手,略微向后退去,但仍然用心慌意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问:

“有人找过我吗?”

“不久前民警陪着卡尔达村的科诺瓦洛夫来过。他们跟父亲谈了一阵。”

“父亲、母亲猜到我回来了吗?”

“没有。父亲以为斧头是叫陌生人偷走的。”

“那么你却猜着了?”

她没来得及回答。

“面包是你拿来的吗?”

“是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

“好啦，我们团圆了，纳斯焦娜。我是说，我们团圆了，”他以挑衅的语气重复一遍，似乎急切地想听听她如何作答。“真难相信，我现在是在自己的老婆身边。按理说，我不该来这儿，不该让任何人看见我，可是一个人过不了冬的。你用面包把我招引来了。”他又用力地按住她的肩膀，按得她都疼了。“你总明白，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明白不明白？”

“我明白。”

“那该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纳斯焦娜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安德烈，你别问啦。”

“别问啦……”他的呼吸又紧张急促起来。“我这就告诉你，纳斯焦娜。连一只狗都不应当知道我在这里。你要是说出去，我就打死你。打死你，我才不在乎哩。你给我记住这话。你哪怕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我现在干这种事决不会手软，决不会留情。”

“天哪！你在说些什么哪？！”

“我不想吓唬你，可你得记住我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了。我现在走投无路，只好在这一带，在你身边待着。我就是为了找你才来的。不找父亲，不找母亲，就找你。不论母亲、父亲，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事……从今往后，只当没有我这个人。我失踪了。叫人在半路上打死了，火化了，连骨灰都扔掉了。我现在在你手里，就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如果你不愿意为这件事弄脏你的手，就马上把话讲讲清楚。”

“你干吗要折磨我？！”她唉声叹气地说。“难道我是外人？不是你的妻子？”

纳斯焦娜几乎已神志不清。她刚才所说的一切，所见所闻的一切，全都是在她处于一种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发生的；那时她的一切感觉都已麻木、僵化，她这个人仿佛已不是靠自己的，而是靠从外界接到她身上的供急救用的生命活着。在那种情况下，恐怖、痛苦、惊奇、醒悟都要过后才会来临，在神志清醒过来以前，她体内仅有一架冷静



的、坚固的、几乎是毫无感情的机器在尽着保护她的职责。纳斯焦娜嘴里虽在答话，可她的神志却是恍惚的，她自己也不明白：在度过了随时可能传来噩耗的三年半的别离生活之后，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而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之后，她怎么会信口说出这些淡漠的、无关痛痒的话来？！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坐着一动也不动，其实应该有所表示，至少该先同丈夫拥抱着，欢迎他，因为她几乎每一夜都怀着柔情蜜意冥想着和他重逢。应该有所表示……可是她却依旧坐着，像在做梦一样，只能如旁观者一般望着自己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于是只好眼睁睁等待梦境发展下去。就拿整个这次会面来说吧——深更半夜，偷偷摸摸，躲在澡堂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像盲人一样猜测对方的表情，痛苦地、几乎下意识地窃窃私语着，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夫妻重逢搞成这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哪像是真事，倒像是使人难受的梦魇，只消天一亮，连这梦魇也要消失。像这样的会面不可能明天、后天、永远地延续下去，由此带来同样痛苦而不幸的一次次会面。

他用一只沉甸甸的、微微发抖的手，抚摩着纳斯焦娜的头。这是第一次近似爱抚的接触。纳斯焦娜哆嗦一下，缩紧身子，照旧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缩回了手，问：

“你们日子怎么过的？”

“盼你，”她说。

“盼着了。盼着——了。英雄战罢归来，欢迎吧，妻子，去夸耀吧，请客吧。”

这样的话题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两人一下子都百感交集，心绪烦乱得好比一团乱麻堆在跟前，不管你从哪里下手去触动它，都太可怕了。他们沉默了很久，后来纳斯焦娜想了起来，就提出：

“你是不是要洗个澡？”

“是需要洗个澡，”他连忙表示同意，而且显得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你是为了我才把澡堂烧暖的，我知道。说呀，是为了我吧？”

“是为了你。”

“我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洗过澡了。”

他走到炉子边，伸手到大桶里搅了一下水。